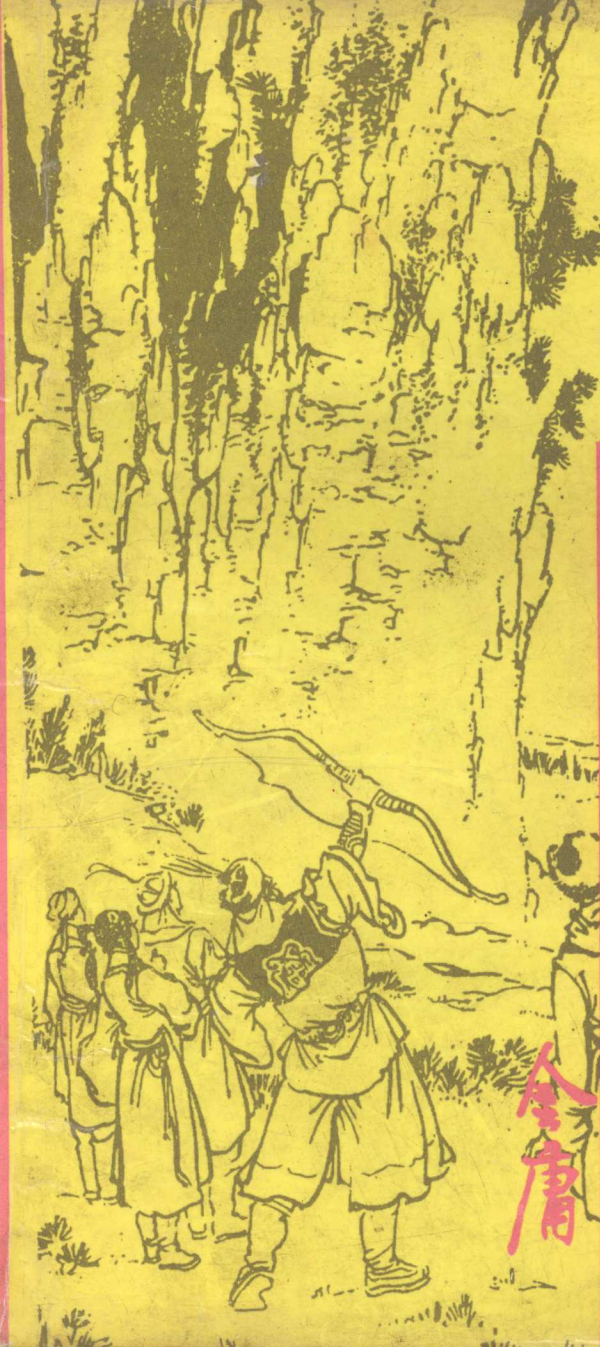


射雕英雄傳

二

金庸



I247.4

3291

(2)

344

金庸 著

射雕英雄傳

二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

沙通天见师弟危殆，跃起急格，挡开了梅超风这一抓，两人手腕相交，都感臂酸心惊。这时左边哧哧连声，彭连虎的连珠钱镖也已袭到。梅超风顺手把侯通海身子往钱镖上掷去，“啊唷”一声大叫，侯通海身上中镖。黄蓉百忙叫道：“三头蛟，恭喜发财，得了这么多铜钱！”沙通见这一掷势道十分劲急，师弟撞到地下，必受重伤，倏地飞身过去，伸掌在他腰间向上一托。侯通海犹如纸鸢般飞了起来，待得再行落地，那已是自然之势，他一身武功，这般摔一交便毫不相干。只不过左手给这股势道甩了起来，挥拳打出，手臂长短恰到好处，又是重重的打在三个肉瘤之上。

梅超风掷人、沙通天救师弟，都只是眨眼间之事，侯通海肉瘤上刚刚中拳，彭连虎的钱镖又已陆续向梅超风打到，同时欧阳克、梁子翁、沙通天从前、后、右三路攻来。

梅超风听音辨形，手指连弹，只听和铮铮铮一阵响过，数十枚钱镖分向欧阳、梁、沙彭四人射去。她同时问道：“甚么叫作攒簇五行？”郭靖道：“东魂之木、西魄之金、南神之火、北精之水、中意之土。”梅超风道：“啊哟，我先前可都想错了。甚么叫作和合四象？”郭靖道：“藏眼神、凝耳韵、调鼻息、缄舌气。”梅超风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甚么叫五气朝元？”郭靖道：“眼不视而魂在肝、耳不闻而精在肾、舌不吟而神在心、鼻不香而魄在肺、四肢不动而意在脾，是为五气朝元。”

“和合四象”、“五气朝元”这些道家修练的关键性行动，在《九阴真经》中一再提及，然而经中却未阐明行动的法门，梅超风苦思十余年而不解的秘奥，一旦得郭靖指点而恍然大悟，教她如何不喜？当下又问：“何为三花聚顶？”她练功走火，关键正在此处，是以问了这句话后，凝神倾听。郭靖道：“精化为气、

气化为神……”

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，出手稍缓。前后敌人都是名家高手，她全神应战，时候稍长都要落败，何况心有二用？郭靖刚只说得两句，梅超风左肩右肋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，她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也感剧痛难当。

黄蓉本拟让梅超风挡住各人，自己和郭靖就可溜走，那知郭靖却被她牢牢缠住，变作了她上阵交锋的一匹战马，再也脱身不得，心里又着急，又生气。梅超风再拆数招，已全然落于下风，情急大叫：“喂，你那里惹了这许多厉害对头来？师父呢？”这时心情甚是矛盾，既盼师父立时赶到，亲眼见她救护师妹，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，但想到师父的为人处事，又不禁毛骨悚然，但愿永远不再遇到他。

黄蓉道：“他马上就来。这几个人怎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坐在地下，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寒毛。”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，要强好胜，果真放了郭靖。那知梅超风左支右绌，早已有苦难言，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，如何还能自傲托大？何况她心中尚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，说甚么也不肯放开郭靖。

再斗片刻，梁子翁长声猛喝，跃在半空。梅超风觉到左右同时有人袭到，双臂横挥出去，猛觉头上一紧，一把长发已被梁子翁拉住。黄蓉眼见势危，发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。梁子翁右手顺撩，勾她手腕，左手却仍拉住长发不放。梅超风挥掌猛劈。梁子翁只觉劲风扑面，只得松手放开她头发，侧身避开。

彭连虎和她拆招良久，早知她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，后来见黄蓉出手助她，骂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，撒的瞒天大谎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她是我师父？教她再学一百年，也未必能够。”彭连虎见她武功家数明明与梅超风相近，可是非但当面不认，而且言语之中对梅超风全无敬意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不禁大感诧异。

沙通天叫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！”左腿横扫，猛往郭靖踢去。梅超风大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艺低微，不能自保，只要给他们伤了，我行动不得，立时会被他们送终。”一声低喘，伸手往沙通天脚上抓去，这一来身子俯低，欧阳克乘势直上，一掌打中她背心。梅超风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抖，蓦地里白光闪动，一条长

鞭挥舞开来，登时将四人远远逼开。

彭连虎心想：“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，要是她丈夫铜尸赶到，麻烦可大了！”原来陈玄风死在荒山之事，中原武林中多不知闻。“轩风双煞”威名远震，出手毒辣，无所不至，纵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，向来也是对之着实局忌惮。

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，四丈之内，当者立毙，但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均非易与，岂肯就此罢手？跃开后各自察看鞭法。突然之间，连连虎几声唿哨，着地滚进。梅超风舞鞭挡住了三人，已顾不到地下，耳听郭靖失声惊叫，心想大势去矣，左臂疾伸，向地下拍击。

黄蓉见郭靖遇险，想要插手相助，但梅超风已将长鞭舞成一个银圈，却那里进得了鞭圈？然见她单手抵挡彭连虎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形势极为危急，只得高声大叫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彭连虎等那理睬？

她正待提高嗓子再叫，忽听得围墙顶上一个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黄蓉回头看时，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的站着六人个，轩暗之中却看不清楚面目。彭连虎等知道来了旁人，但不知是友是敌，此时恶战方酣，谁都住不了手。

墙头两人跃下地来，一人挥动软鞭，一人举起扁担，齐向欧阳克打去。那使软鞭的矮胖子叫道：“采花贼，你再往那里逃？”

郭靖听得语声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救弟子！”

这六人正是江南六怪。他们在塞北道上与郭靖分手，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，当夜发觉欧阳克率领姬妾去掳劫良家女子。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坐视，当即与他动起手来。欧阳克武功虽高，但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，功夫已大非昔比。六个围攻他一人，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杖，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，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，落荒而逃，助他为恶的姬妾却被南希仁与全金发发别打死了一人。六怪送那少女顺家，再来追寻欧阳克。那知他好生滑溜，绕道而行，竟是找他不着。六怪知道单打独斗，功夫都不及他，不敢分散围捕，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，行迹极易打听，六人一路追踪，来到了赵王府。

黑夜中欧阳克的白衣甚是显眼，韩宝驹与南希仁一见之下，

立即上前动手，忽听到郭靖叫声，六人都是又惊又喜，失聪等凝神再看，见圈子中舞动长鞭的赫然竟是铁尸梅超风，她坐在郭靖肩头，看来郭靖已落入她掌握之中。这一下自是大惊失色，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，全金发滚进鞭圈，一齐来救郭靖。

彭连虎等忽见来了六人，已感奇怪，而这六人或斗欧阳，或攻铁尸，是友是敌，更是分不清楚。彭连虎住手不斗，仍以地堂拳法滚出鞭圈，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这一下吆喝声若洪钟，各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。梁子翁与沙通天首先退开。

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，知道此人了得，当下叫道：“三弟、七妹，别忙动手！”韩宝驹等听得大哥叫唤，均各退后。

梅超风也收了银鞭，呼呼喘气。黄蓉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，爹爹必定喜欢。”双手向郭靖大打手势，叫他将梅超风身子掷开。

郭靖会意，知道黄蓉逗她说话是分她之心。叫道：“三茶聚顶是精化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虚，好好记下了。”梅超风潜心思索，问道：“如何化法？”忽觉身子腾空而起。却是郭靖乘她凝思内功诀窍之际，双手使力，将她抛出数丈，同时提气拔身，向后跃开。他身未落地。只见明晃晃、亮晶晶，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已飞到眼前。韩宝驹叫：“不好！”软鞭倒卷上去，双鞭相交，只觉虎口剧震，手中软鞭已被毒龙银鞭强夺了去。

梅超风身子将要落地，伸手一撑，轻轻坐下。她听了柯镇恶那声呼喝，再与韩小莹等一过招，知是江南七怪到了，心中又恨又怕，暗想：“我到处找他们不到，今日却自行送上门来，若是换了别日，那正是谢天谢地，求之不得，但眼下强敌环攻，我本已支持不住，再加上这七个魔头，今日是有死无生了。”牙齿一咬，打定主意：“梁老怪等和我并无仇怨，念日决意与七怪同归于尽，拚得一个是一个。”手握毒龙鞭，倾听七怪动静，寻思：“七怪只来了六怪，另一个知埋伏在那里？”她可不知笑弥陀早已被丈夫害死。

江南六怪与沙通天等都忌惮她银鞭厉害，个个站得远远的，不敢近她身子四五丈之内，一时寂静无声。

朱聪低声问郭靖道：“他们干么动手？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

啦？”郭靖道：“他们要杀我，是她救了我的。”朱聪等大惑不解。

彭连虎叫道：“来者留下万儿，夜闯王府，有何贵干？”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在下姓柯，我们兄弟七人，江湖上人称江南七怪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啊，江南七侠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沙通天怪声叫道：“好哇，七怪找上门来啦。我老沙正要领教，瞧瞧七怪到底有甚么本事。”他听得七怪的名字，立即触起四徒受辱之恨，身形一晃，抢上前来。他见柯镇恶眼瞎、韩小莹是个女子、全金发身材瘦削、韩宝驹既矮且胖、朱聪却又文绉绉的不似武林人物，只有南希仁气概轩昂，他不惜与余人动手，呼的一掌，径向南希仁头顶劈下。南希仁把扁担往地下一插，出掌接过，数招一交，便见不敌。韩小莹挺着长剑，全金发举秤杆，上前相助。

彭连虎大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一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。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，见彭连虎夹手来夺兵器，当下秤杆后缩，两端秤锤秤钩同时飞出，饶是彭连虎见多识广，这般怪兵器倒也没有见过，使了招“怪蟒翻身”，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器，喝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市侩用的调调儿也当得兵器！”全金发道：“我这杆秤，正是要秤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！”彭连虎大怒，猿身直上，双掌呼呼风响全金发那里拦阻得住？韩宝驹见六弟势危，他虽失了软鞭，但拳脚功夫也是不凡，挥拳飞足，与全金发双战喜连虎。但以二对一，兀自抵敌不住。

柯镇恶抡动伏魔杖，朱聪挥起白折扇，分别加入战团。柯、朱二人武功在六怪中远超余人，以三敌一，便占上风。

那边侯通海与黄蓉也已斗得甚是激烈。侯通海武功本较高，但想到这“臭小子”身穿软猬甲，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，拳拳不敢碰向她身子，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头髻。黄蓉见他畏怯，便仗甲欺人，横冲直撞。侯通海连连倒退，大叫：“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你脱下刺猥甲再打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割下额头上三个瘤儿再打，否则也不公平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这三个瘤儿又不会伤人。”黄蓉道：“我见了恶心，你岂不是大占便宜？一、二、三，你割瘤子，我脱软甲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不割！”黄蓉道：“你还是割了，多占便宜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

不上你当，说甚么也不割！”

欧阳克见战况不利，寻思：“先杀了跟我为难的六个家伙再说。那妖妇反正无法逃走，慢慢收拾不迟。”他存心要炫耀武功，双足一点，展开家传“瞬息千里”上乘轻功，陡然间已欺到了柯镇恶身旁，喝道：“多管闲事，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。”右手进身出掌，柯镇恶抖起杖尾，那知右脑旁同响，打过来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。柯镇恶低头避过，一杖“金刚护法”，猛击过去，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希仁交上了手。他东窜西跃，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杀手。

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终不离郭靖，只见欧阳克出手后六怪转眼要败，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。郭靖急忙抵挡，却那里是他对手，数招一过，胸口已被拿住。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。郭靖情急中肚子疾向后缩，嗤的一声，衣服撕破，怀中十几包药给他抓了去。梁子翁闻到气息早知是药，随手放在怀里，第二下跟着抓来。

郭靖奋力挣脱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，向梅超风奔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快救我。”梅超风心想：“玄门内功之中，我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明白。当下喘气道：“过来抱住我腿，不用握这老怪。”郭靖却知抱住她容易，再要脱身可就难了，不敢走近，只是绕着她身子急奔。

梁子翁见郭靖已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，仍然紧追不舍，只是提防长鞭袭击。梅超风听明了郭靖的所在，银鞭抖处，蓦地往他双脚卷去。

黄蓉虽与侯通海相斗，但占到上风之后，一半心思就在照顾郭靖，先前见他被梁子翁拿住，只是相距过远，相救不得，心中焦急无比，后一见他奔近，梅超风长鞭着地飞来，郭靖无法闪避，情急之下，飞身扑向鞭头。梅超风的银鞭遇物即收，乘势回扯，已把黄蓉拦腰缠住，将他身子甩了起来。黄蓉在半空喝道：“梅若华，你敢伤我？”

梅超风听得是黄蓉声音，吃了一惊，“我鞭上满是尖利倒钩，这一下伤了小丫头，师父更加不能饶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背逆师门，杀了小丫头再说。”抖动长鞭，将黄蓉拉近身边，放在地下，满以鞭上倒钩已深入她的肉里，那知鞭上利钩只撕

破了她的外衫，并未伤及她身子分毫。黄蓉笑道：“你扯破我衣服，我要你赔！”梅超风听她语声中毫无痛楚之音，不禁一怔，随即会意：“啊，师父的软猬甲自然给了她。”心中一宽，便道：“是我的不是，定要好好赔还给小妹子一件新衫。”

黄蓉向郭靖招手，郭靖走近身去，离梅超风丈许之外站定。梁子翁忌梅超风厉害，不敢逼近。

那边江南六怪已站成一个圈子，背里面外，竭力抵御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欧阳克、侯通海的攻击，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，遇到强敌时结成圆阵应战，不必防卸背后，威力立时增强半倍。但沙、彭、欧阳三人武功实在太强，六怪远非敌手，片刻间已然险象环生。不久韩宝驹肩头受伤。他知若是退出战团，圆阵便有破绽，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难保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勉力支持。彭连虎出手最狠，对准韩宝驹连下毒手。

郭靖眼见势危，飞步抢去，双掌“排云推月”，猛往彭连虎后心震去。彭连虎冷笑一声，挥掌撩开，只三招间，郭靖便已情势紧迫。黄蓉见他无法脱身，情急之下，忽然想起了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那句话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梅超风，你盗去了我爹爹的《九阴真经》，快快交给我去送还爹爹！”

梅超风一凛，却不回答。欧阳克、沙通天、鼓连虎、梁子翁四人不约而同的一齐转身向梅超风扑去。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：“《九阴真经》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籍，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手中。”这时四人再也顾不到旁的，只盼杀了梅超风夺取《九阴真经》到手。

梅超风舞动银鞭，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欺不进鞭圈。黄蓉见只一句话便支开了四名强敌，一拉郭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见花木丛中一人急步而来，叫道：“各位师傅，爹爹有要事请各位前去相助。”那人头顶金冠歪在一边，语声极为惶急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

彭连虎等一听，均想：“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，既有急事，如何不去？”当即跃开。但对《九阴真经》均是恋恋不舍，目光仍是集注于梅超风身上。完颜康轻声道：“我母亲……母亲给奸人掳了去，爹爹请各位相救，请大家快去。”原一完颜洪烈带领

亲兵出王府赶王妃。奔了一阵不见踪影，想起彭连虎等人神能广大，忙命儿子顺府来召。完颜康心下焦急，又在黑放之中，却没见到梅超风坐在地下。

彭连虎等都想：“王妃被掳，那还了得？要我等在府中何用？”随即又都想道：“原来六怪是行调虎离山之计，将众高手绊住了，另下让人劫持王妃。《九阴真经》甚么的，只好以后再说。这里人人都想得经，凭我的本事，决难独败群英而独吞真经，还是日后另想计较的为是。”当下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。

梁子翁走在最后，对郭靖体内的热血又怎能忘情？救不救王妃，倒也不怎么在意，只是人孤势单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郭靖叫道：“喂，还我药来！”梁子翁怒极，回手一扬，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去，风声呼呼，劲力凌厉。

朱聪抢上两步，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，那钉落下，朱聪左手抓住，在鼻端一闻，道：“啊，见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钉。”

梁子翁听他叫破自己的暗器名字，一怔之下，转身喝道：“怎么？”朱聪飞步上前，左掌心中托了透骨钉，笑道：“还给老先生！”梁子翁坦然接过，他知朱聪功夫不及自己，也不怕他暗算。朱聪见他左手袖子上满是杂草泥沙，挥衣袖给他拍了几下。梁子翁怒道：“谁要你讨好？”转身而去。

郭靖好生为难，就此回去罢，一夜历险，结果伤药仍未盗到；若是强去夺取，又不是敌人对手，正自踌躇，柯镇恶道：“大家回去。”纵身跃上围墙。五怪跟着上墙。韩小莹指着梅超风道：“大哥，怎样？”柯镇恶道：“咱们答应过马道长，饶了她的性命。”

黄蓉笑嘻嘻的并不与六怪厮见，自行跃上围墙的另一端。梅超风叫道：“小师妹，师父呢？”黄蓉格格笑道：“我爹爹当然是在桃花岛。你问他干么？想去栢花岛给他老人家请安吗？”梅超风又怒又急，不由得气喘连连，停了片刻，喝道：“你刚才说师父即刻便到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他老人家本来不知你在这里，我去跟他一说，他自然就会来找你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骗你的。”

梅超风怒极，双手一掌，忽地站起，脚步蹒跚，摇摇摆摆的向黄蓉冲去。原来她强练内功，一口真气行到凡田中竟然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瘫痪。她愈是强运硬拼，那股真气愈是阻

塞，这时急怒攻心，浑忘了自己下身动弹不得，竟发足向黄蓉疾冲，一到了无我之境，一股热气猛然涌至心口，两条腿忽地又变成了自己身子。

黄蓉见她发足追来，大吃一惊，跃下围墙，一溜烟般逃得无影无踪。梅超风突然想起：“噢，我怎么能走了？”此念一起，双腿忽麻，一交跌倒，晕了过去。

六怪此时伤她性命，犹如挥囊取物一般，但因曾与马钰有约，当下携同郭靖，跃出王府。韩小莹最是性急，抢先问道：“靖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郭靖把王处一相救、赴宴中毒、盗药失手、地洞遇梅等事略述一遍，杨铁心夫妻父子等等关目，一时也未及细说。朱聪道：“咱们快瞧王道长去。”

杨铁心和妻子重逢团圆，说不出的又喜又悲，抱了妻子跃出王府。

他义女穆念慈正在墙下焦急等候，忽见父亲双臂横抱着个女子，心中大奇：“爹，她是谁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是你妈，快走。”穆念慈大奇，道：“我妈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悄声，回头再说。”抱着包惜弱急奔。

走了一程，包惜弱悠悠醒转，此时天将破晓，黎明微光中见抱着自己的正是日思夜想的丈夫，实不知是真是幻，犹疑身在梦中，伸手去摸他脸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死了么？”杨铁心喜极而涕，柔声道：“咱们好端端地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后面喊声大震，火把齐明，一彪人马忽喇喇的赶来，当先马军刀枪并举，大叫：“莫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贼！”

杨铁心见四下并无隐蔽之处，心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教我今日夫妻重会一面，此时就死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”叫道：“孩儿，你来抱住了妈。”

包惜弱心头蓦然间涌上了十八前年临安府牛家村的情景：丈夫抱着自己狼狈逃命，黑放中追兵贼杀，此后是十八年的分离、伤心和屈辱。她突觉昔日惨事又要重演，搂住了丈夫的脖子，牢牢不肯放手。杨铁心眼见追兵已近，心想与其被擒受辱，不如力战而死，当下拉开妻子双手，将她交在穆念慈怀里，转身向追兵奔去，挥拳打倒一名小兵，夺了一枝花枪。他一枪在

手，登时如虎添翼，亲兵统领汤祖德腿上中枪落马，众亲兵齐声发喊，四下逃走。杨铁心见追兵中并无高手，心下稍定，只是未夺到马匹，颇感可惜。

三人回头又逃。这时天已大明，包惜弱见丈夫身上点点滴滴都是血迹，惊道：“你受了伤了么？”杨铁心经她一问，手背忽感剧痛，原来刚才使力大了，手背被完颜康抓出的十个指孔创口迸裂，流血不止，当时只顾逃命，也觉疼痛，这时却双臂酸软，竟是提不起来。包惜弱正要给他包扎，忽然后面喊声大震，尘土中无数兵马追来。

杨铁心苦笑道：“不必包啦。”转头对穆念慈道：“孩子，你一人逃命去罢！我和你妈就在这里……”穆念慈甚是沉着，也不哭泣，将头一昂，道：“咱们三人一块死。”

包惜弱奇道：“她……怎么是我们孩儿？”

杨铁心正要回答，只听得追兵愈近，猛抬头，忽见迎面走来两个道士。一个白须白眉，神色慈祥；另一个长须如漆，神采飞扬，背上负着一柄长剑。杨铁心一愕之间，随即大喜，叫道：“丘道长，今日又见到了你老人家！”

那两个道士一个是丹阳子马钰，一个是长春子丘处机。他二人与玉阳子王处一约定在中都聚会，共商与七南七怪比武之事。师兄弟匆匆赶来，不意在此与杨铁心夫妇相遇。丘处机内功深湛，驻颜不老，虽然相隔一十八年，容貌仍与往日并无大异，只两鬓颇见斑白而已。他忽听得有人叫唤，注目看去，却不相识。

杨铁心叫道：“十八年前，临安府牛家村一共饮酒开敌，丘道长可还记得吗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尊驾是……”杨铁心道：“在下杨铁心。丘道长别来无恙。”说着扑翻在地就拜。丘处机急忙回礼，心下颇为疑惑，原来杨铁心身遭大敌，落魄江湖，风霜侵蚀，容颜早已非复旧时模样。

杨铁心见他疑惑，而追兵已近，不及细细解释，挺起花枪，一招“凤点头”，红缨抖动，枪尖闪闪往丘处机胸口点到，喝道：“丘道长，你忘记了我，不能忘了这杨家枪。”枪尖离他胸口尺许，凝住不进。丘处机见他这一招枪法确是杨家正宗嫡传，立时忆起当年雪地试枪之事，蓦地里见到故人，不禁又悲又喜，高

声大叫：“啊哈，杨老弟，你还活着？当真谢天谢地！”杨铁心收回铁枪，叫道：“道长救我！”

丘处机向追来的人马一瞧，笑道：“师兄，小弟今日又要开杀戒啦。您别生气。”马钰道：“少杀人，吓退他们就是。”丘处机纵声长笑，大踏步迎上前去，双臂长处，已从马背上掀下两名马军，对准后面两名马军掷去。四人相互碰撞，摔成一团。丘处机出手似电，如法炮制，跟着又手掷八人，撞倒八人，无一落空。余兵大骇，纷纷拨转马头逃走。

突然间马军后面窜出一人，身材魁梧，满头秃得油光晶亮，喝道：“那里来的杂毛？”身子晃动，已窜到丘处机跟前，举掌便打。丘处机见他身法快捷，举挡格，啪的一声，两人各自退开三步。丘处机心下暗惊：“此人是谁？武功竟然如此了得？”

岂知他心中惊疑，鬼门龙王沙通天手臂隐隐作痛，更是惊怒，厉吼声中，抡拳直上。丘处机不敢怠慢，双掌翻飞，凝神应敌。战了十余回合，沙通天光头顶上被丘处机五指拂中，留下了五条红印。他自己虽然见不到红印，但头顶热辣辣的微感疼痛，知道空手非这道士之敌，当即从背上拔出铁桨，器沉力劲，一招“苏秦背剑”，向丘处机肩头击去。丘处机施开空手入白刃之技，要夺他兵刃。可是沙通天在这铁桨上已有数十载之功，陆毙猛虎，水击长蛟，大非寻常，一时竟也夺他不了。

丘处机暗暗称奇，正要喝问姓名，忽听得左首有人高声喝道：“道长是全真派门下那一位？”这声音响如裂石，威势极猛。丘处机向右跃开，只见左首站着四人，原来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、候通海已一齐赶到。丘处机拱手道：“贫道姓丘，请教各位的万儿。”

丘处机威名震于南北，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怪不得这道士名气这样大，果然了得。”彭连虎心想：“我们已伤了王处一，与全真派的梁子总是结了。今日合力诛了这丘处机，正是扬名天下的良机！”提气大喝：“大家齐上。”尾音未绝，已从腰间取出判官双笔，纵身向丘处机攻去。他知对方了得，一出手就使兵刃，痛下杀手，上打“去门穴”，下点“太赫穴”，这两下使上了十成力，竟无丝毫留情之处。

丘处机心道：“这矮子好横！身手可也当真不凡。”刷的一

声，长剑在手，剑尖刺向彭连虎右手手背，剑身已削向沙通天腰里，长剑收处，剑柄撞向侯通海肋肋要穴的“章门穴”，一招连攻三人，剑法精绝。沙彭二人挥兵刃架开，侯通海却险被点中穴道，好容易缩身逃开，但臀上终于给重重踹了一脚，俯身扑倒，说也真巧，三个肉瘤刚好撞在地下。梁子翁暗暗心惊，獠身上前夹攻。

欧阳克见丘处机被沙通天和彭连虎缠住，梁子翁又自旁夹攻，这便宜此时不捡，更待何时？左手虚扬，右手铁扇咄咄咄三下，连点丘处机背心“陶道”、“魂门”、“中枢”三穴，眼见他已难以闪避，突然身旁人影闪动，一只手伸过来搭住了扇子。

原来马钰一直在旁静观，忽见同时有这许多高手围攻师弟，心下甚是诧异，但见欧阳克铁扇如风，疾攻师弟，当即飞步而上，径来夺他铁扇。他云根手指在铁扇上一搭，欧阳克便感一股浑厚的内力自扇柄上传来，心下惊讶，立时跃后退开。马钰也不追击，说道：“各位是谁？大家素不相识，有甚么误会，尽可分说，何必动粗？”他语音甚是柔和，但中气流沛，一字字尽都清晰明亮的钻入耳鼓。沙通天等得得正酣，听了这几句话不禁都是一凉，一齐罢手后跃，打量马钰。

欧阳克门道：“道长尊姓？”马钰道：“贫道姓马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凡阳真人马道长，失敬失敬。”马钰道：“贫道微末道行，‘真人’两字，岂敢承当？”

彭连虎口中和他客套，心下暗自琢磨：“我们既与全真教结了梁子，日后总是难以善罢。这两人是全真教主脑，今日乘他们落单，我们五人合力将他们料理了，将来的事就好办了。只不知附近是否还有全真教的高手？”四下一望，只杨铁心一家三口，并无道人，说道：“全真七子名扬当世，在下仰慕得紧，其余五位在那里，一起请出来见见如何？”

马钰道：“贫道师兄弟不自清修，多涉外务，浪得虚名，真让各位英雄见笑了。我师兄弟七人分住各处道观，难得相聚，这次我和丘师弟来到中都，是找王师弟来着，不意却先与各位相逢，总算有缘。天下武术殊途同归，红莲白藕，原本一家，大家交个朋友如何？”他生性忠厚，全没料到彭连虎是在探他虚实。

彭连虎听说对方别无帮手，又未与王处一会过面，见马钰

殊无防己之意，然则不但能倚多取胜，还可乘虚而袭，当下笑咪咪道：“两道长不予嫌弃，真是再好没有。”兄弟姓三，名叫三黑猫。”马钰与丘处机都是一愕：“这人武功了得，必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。三黑猫的名字好怪，可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彭连虎将判官笔收入腰间，走近马钰身前，笑吟吟的道：“马道长，幸会幸会。”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下，要和他拉手。马钰只道他是善意，也伸出手来。两人一搭上手，马钰突感手上一紧，心想：“好啊，试我功力来啦。”微微一笑，运起内劲，也用力捏向彭连虎手掌，突然间五指指根一阵剧痛，犹如数枚钢针直刺入内，大吃一惊，急忙撒手。彭连虎哈哈大笑，已倒跃丈余。马钰提掌看时，只看五指指根上刺刺破了一个小孔，深入肌肉，五缕黑线直通了进去。

原来彭连虎将判官笔插还腰间之时，暗中已在右手套上了独门利器毒针环。这针环以精钢铸成，细如麻线，上生五枚细针，喂有剧毒，只要伤肉见血，五个时辰内必得送命。这毒针环戴在手上，原本是在与人动手对掌时增加掌上的威力，教人中掌后捱不了半天。他又故意说个“三黑猫”的怪名，乘马钰差愕沉吟之际便即上前拉手，好都他不留意自己手上的花样。武林中人物初会，往往互不佩服，可是碍着面子却不便公然动手，于是就伸手相拉，似乎是亲近亲近，实则便是动手较量，武功较差的被捏得手骨碎裂、手掌瘀肿，或是痛得忍耐不住而大声讨饶，也是常事。马钰只道他是来这套明里亲热、暗中较劲的江湖惯技，怎料得到他竟然另有毒招，两人同时使力，刹那间五枚毒针刺入手掌，竟是直没针根，伤及指骨，待得蓦地惊觉，左掌发出，彭连虎早已跃开。

丘处机见师兄与人好好拉手突地变脸动手，忙问：“怎地？”马钰骂道：“好奸贼，毒计伤我。”跟着扑上去追击彭连虎。丘处机素知大师兄最有涵养，十余年来未见他与人动手，这时一出手就是全真派中最厉害的“三花聚顶掌法”，知他动了真怒，必有重大缘故，当即长剑挥动，绕左回右，窜到彭连虎面前，刷刷就是三剑。

这时彭连虎已将双笔取在手里，架开两剑，还了一笔，却不料丘处机左手掌上招数的狠辣殊不在剑法之下，反手擦出，当

判官笔将缩未缩的一瞬之间，已抓住笔端，往外急崩，喝道：“撒手！”这一崩内劲外吐，含精蓄锐，非同小可，不料对方也真了得，手中兵刃竟然未给震脱。丘处机跟着长剑直刺，彭连虎只得撒笔避剑。丘处机右剑左掌，绵绵而上。彭连虎失了一枝判官笔，右臂又是酸麻难当，一时折了锐气，连连退后。

这时沙通天与梁子翁已截住马钰。欧阳克与侯通海左右齐到，上前相助彭连虎。丘处机劲敌当前，精神大振，掌影飘飘，剑光闪闪，愈打愈快。他以一敌三未落下风，那边马钰却支持不住了。他右掌肿胀，麻痒难当，毒质渐渐上来。他虽知针上有毒，却料不到毒性竟如此厉害，知道越是使劲，血行得快了，毒气越快攻心，当即盘膝坐地，左手使剑护身，以内力阻住毒素上行。

梁子翁所用的兵刃是一把掘人参用的药锄，横批直掘、忽扫忽打，招数幻变多端。沙通天的将桨更是沉重凌厉。数十招之后，马钰呼啄渐促，守御的圈子越缩越小，内抗毒质，外挡双敌，虽然功力深厚，但内外交片之下，时候稍长，大感神困力疲。

丘处机见师兄坐在地下，头上一缕缕热气袅袅而上，犹如蒸笼一般，心中大惊，待要杀伤敌人，前去救援，但被三个敌手缠住了，那那缓招救人？侯通海固然较弱，欧阳克却内外双修，出招阴狠怪异，武功万在彭连虎之上。瞧他武学家数，宛然便是全真教向来最忌惮的“西毒”一路功夫，更是骇异。他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：“此人是谁？莫非是西毒门下？西毒又来到中原了吗？不知是否便在中都？这一来分了精神，竟尔迭遇险招。

杨铁心自知武功与这些人差得甚远。但见马、丘二人势危，当即挺起花枪，往欧阳克背心刺去。丘处机叫道：“杨兄别上，不可枉送了性命！”语声甫毕，欧阳克已起左脚踢断花枪，右脚将杨铁心踢倒在地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数骑飞驰而至。当先两人正是完颜洪烈与完颜康父子。

完颜洪烈遥见妻子坐在地下，心中大喜，抢上前去，突然金刃劈风，一柄刀迎面砍来。完颜洪烈侧身避开，见使刀的是

个红衣少女。他手下亲兵纷纷拥上，合战穆念慈。

那边完颜康见了师父，暗暗吃惊，高声叫道：“是自家人，各位别动手！”连唤数声，鼓连虎等方才跃开。众亲兵和穆念慈也各住手。完颜康上前向丘处机行礼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给您老引见，这几位都是家父礼聘来的武林前辈。”

丘处机点点头，先去察看师兄，只见他右掌全黑，忙捋起他袍袖，只见黑气已通到了上臂中部，不由得大惊：“怎地剧毒如此？”转头向彭连虎道：“拿解药来！”彭连虎心下踌躇：“眼见此人就要丧命，但得罪了小王爷可也不妥，却救他不救？”马钰外敌一去，内力专注于抗毒，毒质被阻于臂不再上行，黑气反有渐向下退之势。

完颜康奔向母亲，道：“妈，这可找到你啦！”包惜弱凛然道：“要我再回王府，万万不能！”完颜洪烈与完颜康同时惊问：“甚么？”包惜弱指着杨铁心道：“我丈夫并没有死，天涯海角我也随了他去。”

完颜洪烈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嘴唇向梁子翁一努。梁子翁会意，右手扬处，打出了三枚子午透骨针，射向杨铁心的要害。

丘处机眼见钉去如飞，已不及赶上相救，而杨铁心势必躲避不了，自己身边又无暗器，情急之下，顺手抓起赵王府一名亲兵，在梁子翁与杨铁心之间掷去。只听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三枚铁钉全打在亲兵身上。梁子翁自恃这透骨钉是生平绝学，三枚齐发，决无不中之理，那知竟被丘处机以这古怪法门破去，当下怒吼一声，向丘处机扑去。

彭连虎见故又起，已决意不给解药，知道王爺心中最要紧的是夺还王妃，忽地蹿出，来抓包惜弱手臂。

丘处机飕飕两剑，一刺梁子翁、一刺彭连虎，两人见剑势凌厉，只得倒退。丘处机向完颜康喝道：“无知小儿，你认贼作父，胡涂了一十八年。今日亲父到了，还不认么？”

完颜康听了母亲之言，本来已有八成相信，这时听师父一喝，又多信了一成，不由向杨铁心看去，只见他衣衫破旧，满脸风尘，再回头看父亲时，却是锦衣玉饰，丰度俊雅，两人直有天渊之别。完颜康心想：“难道我要舍却荣华富贵，跟这穷汉子浪迹江湖？不，万万不能！”他主意已定，高声叫道：“师父，